

# 留學成大

台文系／勝村亞季



我叫勝村亞季，來自日本大阪，2019年6月畢業成大台文系。當我跟他人講這句話時，有人好奇這個身份，有人好奇來台動機，有人好奇為什麼會講中文……。這四年，在許多人眼中的「我」一直都是外籍生，雖然我的身份的確是這樣，但這個身份當我想從少數人成為一個普通「人」時，就變成一種監獄。在現代社會，無論誰都有類似的困擾，成大生就是要乖乖讀書，畢業後要好好賺錢，為什麼活在民主制度下的我們這麼不自由？為什麼我們以為這就是我們所「認為」的？以下是我的這四年當「人」的過程，當一個「人」的故事。

首先，想談談我和臺灣的淵源。我出身單親家庭，初次來台是九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和姊姊一起來玩。當時媽媽有一個同事是臺灣人，隨著她們感情愈來愈好，媽媽

也愈來愈喜歡臺灣。有一天媽媽問我要不要轉學到大阪中華學校，不喜歡那一年班導的我於是答應了。後來小四到小六在大阪中華學校就讀，回過頭想，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轉機。接下來就讀普通的公立國中，離開中華學校才發現自己不太適合跟著日本一般學制下的同學一起生活，所以暑假、寒假都來臺灣找朋友，甚至有時候上課請假來臺灣。因為經常請假，成績不盡理想，只考上第三志願的私立高中。雖然這所高中不優秀，但天無絕人之路，這所高中的國際班必須要到國外讀書才能畢業，我選擇到臺灣留學一年，只是從來沒有人到臺灣留學過，班導說需要跟校長開會。因為在校成績優秀，最後校長決定給我這個機會。在結束高中一年的臺灣留學後，我決定繼續就讀臺灣的大學。

其實一點都不優秀的我，能被錄取成大、台大、政大、中山也是因為中文比其他外籍生好而已。許多人認為外國人的來台留學目的是「語言」，回國後能做跟語言有關的工作。而臺灣教育部也以「來台留學就是學中文的好選擇」這樣的訴求來號招外籍生，但這樣的招生方式很容易讓外國人誤以為臺灣人的母語是中文、華語。

十八歲的我是個單純的學生，沒有認真思考未來，畢業後做什麼，甚至能不能順利畢業都沒有想過。這些事是大四才開始思考的，不過單純也有單純的優點，因為不設限，多方嘗試，於是每件事都變成了自己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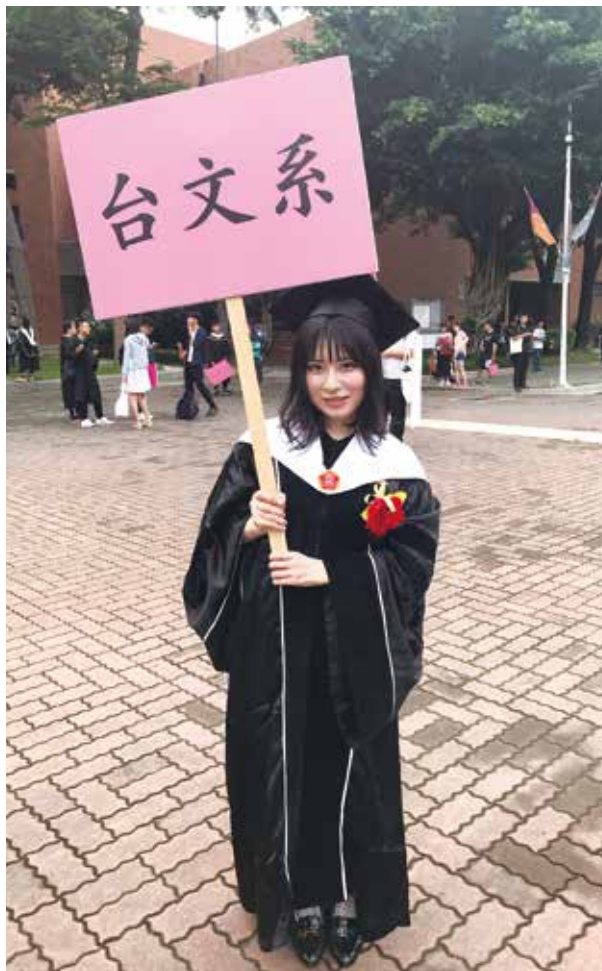
四年的大學生活，其實都在與自己奮鬥。

大一剛入學時，極度怕生的我最擔心的是能不能與班上同學交朋友，當時我的直屬是美國人，他告訴我許多外籍生的個性明明就很開朗、很友善，在班上卻交不到朋友，所以開學第一天我非常擔心這件事。結果是班上的同學都主動來跟我聊天、打招呼。後來發現班上同學感情很好，這樣的情形到第二學期末知道「轉系」制度前都過得非常順利。有一天，有一門系上選修課的老師問我們：「為什麼我們系上同學都要轉系？」，當時不知道什麼叫做轉系，直接問坐在旁邊同學，她說轉系是轉到其他科系的意思，後來才知道原來跟我要好的同學都要轉到外文系。

大二時，開始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份和能力的限制。過了一年，大家已經習慣有外籍生的環境，所以不會受到一開始有的特別關照。我漸漸開始不習慣在班上獨立的生活，除了天天一個人吃飯，課

後也沒有人借我上課時跟不上部分的筆記。而且大二上、下學期都有全台語的必修課，有次跟班上同學問老師剛剛解釋什麼，她說她是客家人也聽不懂。各種小小的挫折與壓力慢慢累積，讓人最後乾脆放棄寫筆記，等到有考試、作業時才去看講義。大三後發現班上同學又變少了，大概是剛入學時的一半左右。因為大三的必修課是最難的，不得不寫筆記，只好坐前面一點的位子聽課寫筆記。結果在前面的位子跟一位同學開始聊起來，慢慢變得熟悉。其實這位同學是我在成大第一個認識的同學，大一開學第一週，外籍生需要跑幾個單位蓋章，到雲平大樓不知道要從哪裡跑的時候隨便問一個同學，就是她。她陪我跑完了全部的單位，聊天時才發現我們是同班同學，只是我們的個性都不主動，所以不熟絡。從大三才變成好友的她，也是現在唯一在班上保持聯絡的知心好友。因為有她跟我解釋上課內容，開始讓課堂變得很有收穫。不過從跟她變熟之後發現其實有些同學並沒有用功，這種情況在小組報告最明顯，這些人平常對我的距離感是對「外籍生」的，但小組報告討論時他們對我的態度就變成對「當地人」的。舉例來說，平常問我：「在臺南還習慣嗎？」的同學，到小組報告就問我：





「要不要上台報告？」。從大二就有感覺到許多同學不想跟外籍生同組，大三就變得更明顯。大三期間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大學生活樣貌，同時開始疑惑起人際關係、環境和社會。到大三期末，心中對於人際關係充滿了負面情緒。有一次要交字數不拘的作業時，把這些大學生活的矛盾全部寫在心得裡，跟當時不熟悉的系主任抱怨。結果小畢典的那天系主任來找我說：「妳的心得寫得很

好，我給妳最高分」，系主任肯定我在大學生活上做的每個小細節的分析、觀察。從那天起，發現身邊有愈來愈多肯定我想法的朋友、老師。我發現了「做自己」的時候會受到別人的鼓勵，有時候也會鼓勵到別人。

系主任的鼓勵讓我的視野更廣大，升大四後決定以後繼續讀書、做研究，雖然我到現在還是不算會讀書的人，但我開始能透過觀察自己生活的環境、社會，人生有這麼多值得觀察、思考、學習的題材，怎麼可以選擇不學習？

其實我不喜歡說「讀書」，比較喜歡說「學習」，因為人類的學習方式絕對不只「讀」書。在文學系四年的自己其實並不太喜歡閱讀，發現身邊的人、環境帶給我的感受反而比較有幫助，我喜歡人跟人之間新鮮的想法。

畢業前有一位系上老師問我：「在成大、臺南這四年的大學生活，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我回答：「人。」對我而言，這四年最大的收穫及最大的障礙都是人。

在成大有各式各樣的課程，例如系上有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也有臺南平埔族的西拉雅族的文學課程，在系上上課就發現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身份的人，每一個族群都有自己的身份，也有不同族群每個人的自我認同。只要在台文系授課，每個時刻都能夠感受到人的存在。這些族群的文化、語言、習俗和歷史告訴我們：他們的確在這個世界上。在人生中最容易感受到這些身份多元性的地方就是臺灣。在臺灣擁有當「人」的最基本的權利，例如在



臺灣不會受到莫名武力攻擊，而且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大部分的身份都有權利當。例如，有人想要當學者，透過學習、努力，就有當學者的自由；有一天愛上同性，可以擁有交往、結婚的權利。無論在哪個環境，為了達到目的必須要努力，在自由的環境之下，還可以選擇「要不要做」、「要不要繼續努力」，因為我們已經習慣這樣的環境，開始忘記「努力」的自由性，甚至有人不知道自由才能努力。我在這裡努力超越自己的身份(國籍)，一邊感受到自己的自由，一邊感受到阻止我超越國籍的人們的自由，討論、吵架是奠基在自由制度上才能被允許的。

在臺灣的四年，學會了如何堅持自己、超越自己、享受自由。發現我已經不在過去的環境，現在的環境還是有好有壞，但我同時學會了善惡的觀念也是一種暫時性，所以已經不會那麼容易受環境的影響，只是在我的人生有幾個死也不想改變的想法。

第一，是無論個人喜不喜歡他人，我一定心存感謝。在網路非常發達的現代社會，能夠與他人討論、發表意見的機會愈來愈多，因此經常互相批判、吵架，但不同的思想、立場、身份才是正常的。我們無法因為這些因素的不同來攻擊對方。一個人活一天，需要許多人的幫助。早上起床出門前使用許多工具，必須要有人製造這些東西；看新聞要有人去採訪、報導、播放；需要有人發電；去買早餐要有人開早餐店，也需要有人做這些食材。自己還沒到學校、公司就需要這麼多人的付出，我認為這就是為何人類要集體生活的原因，沒有他人的付出，誰都無法活得下去，能活也不能活得這麼久、這麼快樂。

另外一個是我的目標一輩子都是「勝村亞季」，我認為自己的名字就是自己的命運、唯一的目標。曾經有人問過我；如果改名怎麼辦？日本的夫妻採用同一姓氏，如果結婚怎麼辦？我認為改名、改姓是一種「祭改」，選擇改運的原則上都是自己，以自己做決定也是一種命運和目標。

我希望每一位成大同學能夠不斷地思考，不再變成只能背書機器，臺灣的大學是能夠自由思考、發言、討論、行動的地方，希望每一位同學在這裡都享受自由。當「人」不孤單，當「人」最自由！

### 勝村亞季

成功大學台文系畢業、來自日本大阪，成績優異曾獲頒教育部「臺灣獎學金」。